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善  
436  
2563  
云南省图书馆



















漢  
幢  
說





漢幢說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則  
 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  
 僻無所諧願好寤則煙霞  
 泉石無不守矣寤而冥心未  
 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





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  
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  
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  
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  
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  
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

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



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  
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  
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  
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  
拆木為亭，有角，之面六  
面之牕四銳之若削覆之若  
束墊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



目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  
 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  
 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  
 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  
 幔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  
 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

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



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  
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  
取殘續綴而補焉非經史非  
禪玄亦非諧裨用炙我口以  
為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  
為殘瀆也而郇厨所未羅蓋  
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



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為上  
 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  
 未能為怨尤為誇誕大方所  
 笑故寓之乎幢不可著也  
 則曰湧不可幻也實之以  
 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

非吾辦也合奇與大前人為



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

非。吾。辦。也。合。奇。與。大。前。人。為。  
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于。  
高。秋。菌。發。于。積。腐。然。乎。自。然。  
成。其。為。湧。而。已。矣。  
已。未。年。八。月。題。于。黃。洋。墩。之。  
品。水。齋。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  
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  
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  
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閱深奧  
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



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  
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  
去且以為可弄可笑者入目  
便記記輒錄出約略一日內  
必存數則而時以嘿坐有所  
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道

遙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屈起



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道

遙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  
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  
作者紛々皆有可觀而唯段  
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  
學士容齋劄為隨筆數至于  
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



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  
 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  
 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  
 客為野蔬礪草之嗜雖畸雜  
 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  
 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見德者比其意



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  
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  
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  
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  
舉孺子亦奮臂也大牢之味  
王公能羞田畷亦垂涎也執  
筆自韻仰視容齋欣然有竊



附之意焉間示一二館師與  
兒子輩資譚譚題曰希洪睿  
眊之餘理耶棼耶澄耶淆耶  
皆不自知蔓花舒咲于名園  
蛙部鼓吹于天籟我用我法  
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憂孟



此亦散人之快而又念洪  
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  
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  
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篇其  
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  
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  
洪而希段也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黃本堂印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函

明興偈識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赦忠喬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揣隱微

小山泉



好殺必殺

不經之語

二則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捷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綵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統祥瑞

黃衣陞辭

廟池浮物

時玉



繼統祥瑞

黃衣陞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宮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上雅語

二則

海榴鬕

購香

買珠

戎服出郊

大閱

二則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御號

藥王廟

獻俘

東宮

出閣

三則

聖諭



湧幢小品卷之一





湧幢小品卷之一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  
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爲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  
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卽位三年當平  
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  
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  
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



勿以聞。至十一月，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剝，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  
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

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



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爲炤灼。大平陣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桑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爲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爲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



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廕

明興偈識

小史謂誌公臨歿爲偈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道關隨虎過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



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  
道闕○隨虎過○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  
五百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  
爲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  
諸馮也○聖人生○諸卽朱○寓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  
壓雞之上爲戊申○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卽  
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  
自南而北○抵於子位也○秉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  
門以去○建下爲安○德爲仁也○東隣指張士誠○闕者  
滅也○滅士誠卽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



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國大號也。其為我太祖之識無疑。而豈區區一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太祖卜其地為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羯漠夷疆

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羯漠夷疆  
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  
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嘗之味  
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卜之  
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子太祖四歲嬪時  
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



沙州小記 卷之一 四  
渡江連生 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 文皇周王  
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 后甚異之 后嘗夢微時  
攜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 文  
皇牽一馬至扶 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劔殿後寇  
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  
鳴而 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 文皇從  
後顧視 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爲 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爲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貧竈



世傳黔寧王英爲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

爲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方貧窶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年四十八其年聖壽已六十五則帝長於英實十七年真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至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孝慈皇后作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過此方諸妃有子而孝慈不復生矣高皇之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高皇諸大功



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好學。如文士自非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駐驛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闕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關黎民樂。拆開賫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



田野闢黎民樂拆開賫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

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  
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樞密院

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  
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  
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  
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  
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



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

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



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  
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  
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  
叩頭而退率以爲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  
供億爲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  
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  
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  
至今鼻準醮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



白鷗卽令人刻於巖壁。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  
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  
然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上疑之以  
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明主而不免黻  
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  
諫以爲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  
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

之受知深矣



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籍

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  
有杜安道者持鐮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讌  
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  
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上甚信愛之曰如  
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



州聞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  
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  
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土馬就飲得  
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朝廷之福  
天之助也。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  
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  
而必殺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

人皆可輕

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



而必殺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人皆可輕。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

先知。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

遂請於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卽父子間誰敢

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太祖御西樓決事。

馬皇后從後常潛聽之，如聞。上震怒，候回宮必詢

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



殺人。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氣象。馬皇后何等貞靜。茹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太祖退言得失耶。又翦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上怒擲其甌中。后頸微有傷。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敬慎。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狠瀆不倫至此耶。

又翦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

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



令頒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

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  
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  
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震怒宿戒閣  
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  
變乃拔劍斬閣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  
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  
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  
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  
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



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  
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  
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  
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卽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  
傅至燕填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邏騎  
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旣克太原太傅出陝  
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  
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闡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疆太祖委太傅獨



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聞  
之數月始下王保保裨峴兵彊太祖委太傅獨  
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  
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  
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北保保死太傅稍寬  
從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  
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太祖威嚴  
太傅敬慎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諮稟平章敢馳歸  
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閹吏奪關而出  
坐龍江舟脅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爲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

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

時固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

之情而軍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槩垂及有龍申爪

拿其臂馬蹶而止歎曰真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

馬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

于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為左右所拔可見矢石交

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

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



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射人而諸將及軍士揀擇而射，不敢一矢加遺耶？況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陵痛哭，危險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要之皆天意也。

### 凱旋之盛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于來降，賜名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辛巳，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宣府黃花鎮，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



天氣清明。上服袞龍金繡袍，乘玉花龍馬，五掖  
五哨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上巳年六十  
四歲矣。按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闐焜燿。  
連亘百十里。中外文武群臣，皆盛服暨緇黃耆老。  
四夷朝貢使駢蹠道左。駕至，謹呼萬歲，聲震天  
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  
從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  
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宗為秦王時，  
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勣二十五將，嗜心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



破擒竇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  
勣二十五將隨其後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  
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  
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真陳假引奏上喜符夢俱  
擢知府真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召治水

汪宗孝歛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綠壁行  
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



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  
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跳丸飛  
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蕪  
城疔作夢 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進 文皇推案  
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  
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皇色  
不懌有阜永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

不可爲矣



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不可爲矣

械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而走獲之發龍門克軍久之脫歸得一銅印以獻輒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山之巔邏者獲之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爲正統二年四上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遁入虜蓄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駕陷虜中伯顏夫婦致敬僧有力焉終不自言上亦不知其



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

山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

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

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請英廟

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也已命

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

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

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

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歎也

英皇卽位尊祖母張爲太皇太后母孫爲皇太

后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宣德中上奉侍謁

陵一次正統中檢飭宮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

幾欲賜劍稱女中堯舜寧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

三宿之理況國朝家法至嚴除山陵外從無

有后妃出幸者卽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

朝力爭而況于后妃此必僧寺張大孟浪留此



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捷虜徵應

英廟原有捷虜之志神武徵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  
 首請罪故已已之役實有所恃而行王振窺知其  
 素贊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天顏穆如坐土臺  
 羣虜環視一虜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馬者三  
 懼伏有一馬噬人不可近試以進蹲伏英皇坐  
 之天矯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  
 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徙遼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爲北虜所獲福解誦佛經虜酋以女妻之英廟北狩福隨侍虜庭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絕天順元年英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福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廣南衛至是年老乞以孫昊代兵部言福不由軍功例不當襲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蓋是時袁彬等隨侍最効勞而福則先爲虜所獲用事輸



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宮妃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  
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憲廟選妃江南嘉禾  
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平望二十里  
一夕髮委地可長八尺入宮拜安妃因以名妃生  
壽王地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販菜市中卽授  
錦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綵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

孝宗爲皇太子頒詔



山陵綵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冊立 孝宗爲皇太子、頒詔

至南京方迎入、忽見 孝陵山頂擁起綵雲、至開

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作禎應頌以

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卽位、左都馬文升等言、嶽鎮濟瀆等祠廟皆有

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鄧常恩所造石函、函周遭有

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

寶石十數顆、五穀各一升、似爲魘鎮之術者、每祠



廟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竊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者況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先帝聖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止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光祿寺禁屠戶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齋戒事例悉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兩宮之奉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事揆諸事體殊爲未便且進素在祖宗朝無



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  
至於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聞有旨令  
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數各封寄  
藏庫臣等未敢仰窺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  
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  
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聖德益崇矣上  
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鏌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

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上驚問爲誰對曰



武宗南巡姚鑠爲山東布政朝見上奇其狀貌獨

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上驚問爲誰對曰

姚布政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鑠駐

驛中實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謝上曰偶觸

何傷去去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齠之高

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

進山爲言今名鄭金蓮者卽若女也在周太后

宮爲東駕所自出語浸上聞孝廟怒磔山于



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爲浮言如前所云居  
人王璽覬與其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  
居幽若干年欲面奏上東廠執以聞下刑部鞫  
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服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  
獄以請詔如山例皆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邸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

舊斷土魘墳起仗下小兒暴長數尺既登極南山  
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陛辭



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陛辭

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陛辭南行其勢

甚速次日語閣學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

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為大風雨

飄入海盡死是時上方厲精圖治故見夢且能

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絲被二

花銀瓶一云濟瀆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



漳州有龍潭  
浮出金銀酒器  
借人後有利其物  
不還遂不復出

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視  
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玉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玉之諭尚書夏言  
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張  
皇乃爾後有秉筆修國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果以  
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春鄆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為山以獻



此名甚好

世宗有詔採芝苑平縣民行王不...  
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  
餘本明年春鄆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爲山以獻  
內有徑一尺八寸者數本號曰僊應萬年芝山四  
川巡撫黃光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  
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  
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爲之

宋政和五年蘄州產芝草徧境計黃芝一萬一千  
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榦尤奇

典正桃降

嘉靖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左右



景平臣表賀使  
諛

視或見桃從空中墮。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

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羣臣上表賀。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卒有巳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

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大



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

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雲未必祥是大  
不然十八年分封 裕邸竟為天子開隆萬萬年  
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  
名曰天祥字曰宋瑞天祥就義收宋三百年養士  
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 高皇帝知  
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羨富  
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

瑞原如是庶



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日食其糧  
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身耕畜一十六頭御馬監  
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  
天府送用倉廩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  
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獲納之恒裕倉以備  
郊廟之粢盛撥太倉軍斗三十人守之歲終戶部  
奏報其出入之數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爲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爲言

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為京山侯禮部以本朝  
無故事為言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翅戴  
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世廟之深諳故實  
抑崔及左右密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  
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  
故事為言非欺妄即疎漏當時尚書為毛澄其不  
觸怒抵罪幸矣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其皇后陳氏八年崩謚  
悼靈立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

十五年以前尚書  
言議改謚孝潔



十日立德妃方氏爲皇后張后以十五年薨用廢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官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宮禁事秘非外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爲言張后之廢實由張延齡兄弟世宗方以昭聖初年裁抑章聖憤甚而延齡故多怨家爲人所訐下獄昭聖急因上生子諭來見致賀上辭之再諭再辭之益皇急托張后爲言后方有盛寵乘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傳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上已怒諭閣臣謂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

中宮之廢竟



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傳上云延齡事將就

罷上已怒諭閣臣謂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

發及聞后言大怒即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黜

延齡竟坐死考之史錄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

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世宗以母后不顧燕

婉之好誠剛誠孝而張后之不幸已甚昭聖

此時其又何以為情夫昭聖在孝廟時專寵

驕妬致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

武宗立母族甚見疎外昭聖默默已不能得之於

子胎禍極於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孝宗在

中宮之廢竟

由述昭聖寬延

齡之意廷欣

別有說

世宗在音不聖力

孝其如昭聖何

其如孝宗之重

何

二張鶴齡廷齡

也



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訛言驚走

嘉靖己酉春虜警撫寧侯朱岳英國公張溶西寧  
侯蔣傅惠安伯張鏞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僉事孫  
堪偕給事中楊允繩于閱武場比試應襲官舍璽  
忽報訛言云虜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繩  
以聞詔責璽訛言驚衆褫職岳溶怙懦損威革坐  
營管事傅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梈爲工部尚書

世廟御便殿召公

此等入何以應  
教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梈爲工部尚書。世廟御便殿召公。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財用省營建。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上顏乃霽然則上于見素公終有不釋然者矣。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太宗伯李璣應聲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上嘉其敏括。



王沂公會青州人。宋真宗問云：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麤，街濶人義疎。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麤，土厚水深也。街濶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海榴鬕

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刻海榴鬕墜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上恚甚，命



林東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上恚甚，命再購。戶部尚書高燿進入兩。上喜，命給價七百六十兩。加燿太子少保。實火時中人密竊以出。上索之急，燿重賄購得。因聖節建醮，日上之大稱旨，加賞。蓋內外之相爲欺蔽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缺一具，示燿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上意遲之，復諭燿曰：金玉珠



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  
盡無徒遠嫉怨爲避害計祖宗時內藏之積至  
弘治年盡矣然非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  
搜覓并買黃金四千兩進用金價於欽取銀兩內  
給之燿懼乃以先覓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  
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買之以進上以  
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帑恡費不  
以時值給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燿亟如數購進  
毋緩會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母緩會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蓋

上喜習武服此自便

非登郊壇者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

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閱

國朝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

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

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

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



撫按將帥事惟五月禁中射柳聚諸徹侯若大將角試較其優劣如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兔圖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圍其傍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毳比纖煙意態安閒真是神物蓋

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竝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



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

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  
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  
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上覽之甚喜常熟趙固  
圖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時行

申文定公為史官時有祛倦鬼文神廟卽位之

二年御筆改魔字攷其文作於丙辰歲已十九

年矣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公  
云此內史持入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



受眷且大拜矣

御號

相傳

神廟宮中自號禹齊故巳卯科南京以舜

亦以命禹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人羅萬化浙

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堂中

居正

掛舜禹授受圖高以此媚之南臺抨擊謂江陵有

逆謀而高為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

圖取疑而高顯然藉此媒進何駭乃爾讀書人宜

有分曉乃好人人過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

禍即天殃矣



有分曉乃好人人過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

禍即天殃矣

### 藥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

鵲州人也封神應王神廟玉體違和慈聖皇

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

代之能醫者附焉

###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巳亥四月廿四日獻倭俘禮成大司

寇蕭岳峯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



燁燁有威時。上御午樓朝暎正耀。蕭跪御道兩  
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  
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  
請。旨凡數百言。字字響曉。舒徐宣畢。俯伏。

上親傳拿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接者。二  
遞爲四。乃有聲。又爲八。爲十六。漸震爲三十二。最  
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  
等境畧可謂。熙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  
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寒甚。



廿七日持節出國門封榮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  
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寒甚。  
百宮噤栗。館友莊冲虛面最白。侵而成紅。余面赭。  
幾變而黑。或嘲曰。雲長作翼德臉也。宣畢。囚大呼。  
稱枉。每囚一鐐。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  
官押之。十人义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  
者。無慮百萬。車擁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  
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宮徃徃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二年



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挺入第一門只兩內官  
 守之一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  
 差陪一人仆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等羣呼齊  
 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 皇太子親奏送部招出  
 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 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  
 吾坐以風顛而止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故  
 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事講必巳刻遇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

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  
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噤甚郭明

龍克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

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卽如我輩

辛苦讀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

若中寒得病豈不屑越太甚喝班後速取火禦寒

氣時中官各圍爐密室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

郭言盡檯出奉皇長子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

講事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東朝妖書



事發傳語。殿監陳矩曰：「饒得我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密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蓋初出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

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矚內侍

曰：「移銅鶴可近前些。」雖不明言，意已嘿。寓衆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既敷衍畢，從容進曰：「請



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旣敷衍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曰顛倒是非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爲真天縱不可及也

進講旣畢必奉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爲精腆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後講官從便自攜食榼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二十二年之講裁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



人非常供養今爲 皇帝家館師歲剛得三十金  
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  
勞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  
天氣涼出入猶便大寒衝風幾于裂膚至 先朝  
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 聖  
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 神皇怒甚上  
下危疑恐動搖 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社稷幸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



下危疑恐動搖 國本則禍不獨中于臣子且移

之 社稷幸 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

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  
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口  
傳 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宣

皇太子在啟祥宮賜 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  
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  
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  
緝拏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



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  
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  
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  
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  
星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  
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  
酒四甕傳與先生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啟閉間  
何勞大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械神皇灼見不  
待張差之挺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一卷終



待張差之挺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一卷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

廟號

國號

年號

侍朝

講讀

經筵詞

二十首

經筵忌辰

講書職分

講官互易

不避諱

請教講官

實錄

三則

大誥

永樂大典

大明會典

四則

典禮



承天大誌

四則

大禮

二則

兩淵

二則

善逐好

大獄

秘書

二則

南院書籍

圖書之阨

二則

內庫銀錢

三則

桐漆園

司牲所

三則

鈔稅

免稅

鹽政

五則

白糧

二則

馬價

果品

糴販

二則

開礦

和市



農政彙編

果品目錄卷之二

糴販 二則

開礦

和市

農蠶

十則

蠶報

蠶母傳

續傳

農政彙編

目錄卷二

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

謝世軒

謝世軒

謝世軒

謝世軒

謝世軒

謝世軒





湧幢小品卷之二

湖上朱國禎輯

廟號

太祖廟號與漢祖同故今尊稱曰天太祖曰高皇帝則得矣近見刻國朝一書曰我太祖非高祖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太祖非高祖也亦當有辨

國號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衽



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太漢大  
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  
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  
初矣。

年號

國朝年號，永樂乃張重華王則僞建，天順乃元出帝  
舊號。前則兵後匆匆，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  
德則西夏李遵項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  
故吏書馬鈞陽至出題譏誚，遂爲口實。隆慶之號

雖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爲延慶衛亦如之。承天有



故吏書馬鈞陽至出題譏誚遂爲口實隆慶之弊  
雖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爲延慶衛亦如之承天有  
隆慶殿改爲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  
時當國者爲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今上天啓不知何如自當與嘉靖萬曆並美並永矣

### 侍朝

自來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  
登殿唐玄宗時閭則先奏以三衛皆趨悍武夫不  
宜升陛邇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至今用之  
然國朝以勳戚大臣閣臣詞臣尚寶中書科道



夾侍而道引升陛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其制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唐玄宗襲爲故事亦至我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講讀

太祖最好學海內宿儒徵聘殆盡臨朝侍左右每事諮訪退卽與之講解甚至互爲辨難又設大本堂教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

講讀相上下故

太宗

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建文尤爲瞻敏

太宗又推此意教

皇太孫命姚



繼而相上下故

太宗

仁宗皆優于文事而

建文尤爲瞻敏

太宗又推此意教

皇太孫命姚

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

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

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

英宗卽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

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

尤勤於日講至

武宗時始不免作輟

世宗勵

精於先倦勤於後

神宗初立張太岳亦儘抖擻

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

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經筵詞

陸儼山著

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  
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經筵無定日至英廟初朝始著爲

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日寒暑及有  
故奉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  
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學也

編排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  
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



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勅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朝官名在經筵略整冠一字班行

先出隊中臣扶輦下金鑾

凡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或知或同知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

員為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

翰林者仍為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為展書

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

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

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制勅房官

書寫講章通謂之東經筵官皆得入銜每當

鳴鞭退朝上將赴經筵則各從本班

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駕

而南



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駕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遠巡小立瞻龍  
氣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  
面小立望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

傘蓋擎蔽朝陽

文華殿啓奉天東滴翠浮青映碧空譚藝講經頻  
設仗太平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奉天門之東北諸殿制稍減

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為兩春坊

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經筵之所

中設御座龍屏南向又設御案於御

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擡

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贊講官拜

起也

百官朝下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寶鞭黃道正中

移步輦侍臣班從赴經筵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寶鞭黃道正中

移步輦侍臣班從赴 經筵

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

齊牽仗馬過東 上與下 御座乘 板轎

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

皆從

龍池鳳掖藹朝曦 板轎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

進入講章默默又重溫

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

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闔中門各官東行



下坡則板轎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北  
入角門矣適啓又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  
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  
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  
也

殿陛森排劔戟重金貂玉蟒護真龍司儀起案雙

雙過御榻前頭取次供

今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鴈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兩鴈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

二員舉御案置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赭羅裙小對團龍簇繡雲檯向御前

安穩定黃金鎮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團花錦圍裙赭黃金龍小團

花序班舉案將至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拈書漚手攤幸對天顏  
剛咫尺禮嚴不敢舉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卽今翰林院正

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

展書官悉從內閣題定兼用坊院近時

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爲之今廖中允道南張

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請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一太監接手攤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請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  
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天顏真咫  
尺矣屏息以從事蓋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  
亦於此極矣漚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  
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面照西臚聲高颺叩頭齊參差進講竝

平肩立輪著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  
西班出俱請講案前稍南北向竝立鴻臚贊



漢中八日 卷之二  
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  
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  
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  
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竝立鴻臚贊  
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  
西也  
比竝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  
磬折諫官端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



磬折諫官端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  
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  
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  
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勳立近袞龍傍紅雲不動  
爐煙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經筵事立東班  
晉西班則內閣一人首立最近御座餘  
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鑪籠火擁蟠龍未曾暫免經傳  
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  
飾以金朱以口銜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  
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  
鑪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  
置閏節屆仲冬尚未傳免上之好學可  
謂無間寒暑真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辰中陳擁至尊傳與太官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辰中陳擁  
至尊傳與太官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玉音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 旨

白玉闌干與案齊一行殺核盡朝西珍羞良醞俱名  
品指點開囊囑小奚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

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蓋一行俱面西珍羞

良醞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取精腆例得

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榼以收餞餘



姿容霑醉總僊桃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  
面瞻 天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隔宿熏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  
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熏香退卽以別篋貯之  
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辰服次

聖躬勞淺澹垂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



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辰服次

聖躬勞淺澹垂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

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彌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卽

以變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澹服以

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吉今閏月

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

始覩

上赭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天西



面望 聖皇親饗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

內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朝 兩

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

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

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

義相關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

知因俯伏不及承 旨上疏請罪宥之五月丁巳



義相關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

知因俯伏不及承 旨上疏請罪宥之五月丁巳

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磬奏是日當緋衣賜

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請移經筵前一

日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議

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

言祖以上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

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倣此行 上特令

暫免遂以爲例久之罷不復舉大約讀書講書是

好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厭怠人家小學生子尚



然況帝王乎議者爭此區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  
者真萬世之聖主也

講書職分

武宗時李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

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  
御經筵衆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  
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倚聽大喜卽欲傳勅取入  
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

就文敏辭四閣

亦是古人若他

人有不急于進

即

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  
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音乃後  
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  
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  
尤之者曰叵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  
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應公父榮祿  
公瓚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  
一榮祿為侍郎時家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爺  
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補前之



失而榮祿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戶部尚書

講官互易

光廟以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

吳音且舉止煩急光廟對內侍嘻曰片語不曉

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懌此皆不擇

之故先朝講官必舉有德器者充之不挨資次

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講因遭訾訕

貞宋真宗

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諱之



宋時胡安定讀書因遭訛

貞宋真宗

上與

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畢竟諱之  
爲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卦上諭之講方講纔安貼  
不然亦須說明而後講臨文者文章也非口講一  
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嘗問曰何以見教張  
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  
時如何存心上日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宦官嬪御  
如何日亦至誠又曰無所接對靜處時如何上選



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  
手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禎於友人處借得各朝實錄恭頌至高皇  
帝初克集慶路卽改爲應天府矣以後宜書京師  
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每著建康字面似  
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日珥生暈或背氣一道  
多書曰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  
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

訂改



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  
訂改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  
臺複殿古木珍石叅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  
之處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國朝平元都卽輦十三朝實  
錄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實錄修于建文又再修  
于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取爲秘密  
申文定當國命諸學士校讐始於館中謄出攜歸  
私第轉相抄錄遍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蓋不



膏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晞陽節略自爲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嘗見余侍郎

世穆兩廟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覽者可喜可愕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務於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擬修列傳會三殿災奏停蓋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蓋余

之無緣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中無復有談及者、蓋余之無緣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誥

誥凡三篇、其書有初、頒有續、頒皆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語、如郭桓盜糧一節、見之屢屢、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

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長、就國、知狀、發兵反、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寧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今考大誥篇末、明述其事甚



大有追悔之言可見。大聖人亦有過過生於忿到。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處。光明洞達其心益虛。而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死凡七月。友諒圍洪都盡載家屬以行。則妻之獲當在此時。而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爲己子。亂天潢產禍種。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楨。非潭王。潭王名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樂大典

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稗秘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來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緝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本目錄九百本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大明會典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 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 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爲主聯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首據鄙見衙門職官原有勳戚文武四號下至樂字號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勳臣之上蓋 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儼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設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

武爲敘特詳文職衙門載一切興革本末而納樂



述分封命名設官玉牒掌印之概此後以勳戚文武爲敘特詳文職衙門載一切興革本末而納樂字號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爲文職衙門則義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面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祖制亦豈得獨違耶

儀制莫重於登極當以爲首乃居朝儀之後宴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國家重典並未一及



朝賀儀以主上冠於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

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原自有別亦冠於

太皇太后之前均內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皇

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聖皇太

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聖后乃不得居第七

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儀注非實事寧不觸目

動心據臣臆見凡關帝后宮禁者宜以朝

代為先後各衙門則以類纂入可也

兩京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

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



兩京 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  
各一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總名當何所指  
或曰自來稱虎爲獸考晉書成於唐魏徵等唐太  
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改稱曰猛獸然亦雙文  
非單舉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卽五品皆  
同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鹿而臨文  
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典禮

今上初生 神廟喜得元孫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  
母恭妃王氏爲 皇貴妃 皇太子正妻封妃餘



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  
俱無此書當令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爲定式

承天大誌

世宗既定大禮陞安陸州爲承天府命巡撫顧璘修  
誌徵諸名士王夢澤顏子喬等纂輯進呈不稱

旨報罷給事中丘岳請重修勅閣臣爲之嘉靖四十  
五年告成賜名承天大誌擢岳禮部侍郎臣得  
恭誦乃興府誌非承天誌也隆慶元年岳以考察  
去官

大禮



去官

大禮

永嘉議禮佐成是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爲總裁上疏曰元惡寒心羣奸側目元惡者指楊石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戀戀於孝宗之無後而爭之強叩門伏哭失於激爲可罪耳乃曰奸曰惡不已過乎乘時僥倖之人放濫無忌致世宗含怒一時被譴諸臣終身不復收錄推其餘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方獻夫霍韜又言主爲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



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盛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當稱元惡矣

兩淵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是時請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事既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爲上官所咎上書自言

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師人爲之語曰



事旣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爲上官所咎上書自言  
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師人爲之語曰  
兩淵有兩口口淵大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  
狗人之獻諂如此當時議大禮者旣得逞志雲湧  
蜂起爲所欲爲者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  
會也

豐熙以學士爭大禮捍張桂詔獄廷杖謫戍而其  
子坊請贈獻皇廟號稱宗並享上卒用其言  
稱睿宗入太廟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貧客  
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獻諂何益進  
身徒負乃父



善逐好

諸臣因大禮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得首揆  
汪鏜議及民間奢修正喪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  
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達一獄張桂爲政仗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  
人皆被杖黜福達父子獨得無恙刻 欽明大獄  
錄頒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達之孫同踵妖術  
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爲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查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依



行徐溝洛川間自言爲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  
按捕下獄查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依  
律處斬都御史龐尚鵬題准同殊死福達剖棺斷  
屍其族皆覆又追論桂萼張璁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  
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  
當梁拱間豎一金龍柱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  
繙咨詢問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  
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秦漢至寶屢購所積不得



移出今不知何如聞往往有私竊而出者此繫

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五年大學士丘  
濬上言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  
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攷是時猶未  
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  
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蓄  
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  
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  
勅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

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



勅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  
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撥與史典班匠人等逐厨開  
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  
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類書二類每類  
若干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  
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  
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竊惟天  
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旣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  
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  
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



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扁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滄瀾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母使後世志藝文者以



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聖詔求遺書之

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母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

合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多且過三十倍豈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一切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



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  
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  
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  
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  
收貯如故

###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冊充仞皆國初儒  
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議則查某地某  
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  
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末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



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  
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未署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  
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才則又密封稿中皆塗  
去姓名防洩漏也呂巾石先生來掌院輯爲若干  
卷將付梓會轉官携歸毀於火真可惜也

### 圖書之厄

隋亡禁內圖書湮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  
張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背殆不可辨竊  
其真藏於家旣誅悉爲薛稷取去稷敗惠文太子  
範得之卒爲火所焚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貨鈎致  
或私以官鑿垣內之重複周固若不可窺者及敗  
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  
者

### 內庫銀錢

國朝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爲號而不及巳戊茂也取  
財物盈滿之意巳巳也止也從此漸耗故避不取  
然勢亦有所必至矣

一北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卽題然  
亦未嘗數數也



北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卽題然亦未嘗數數也

錢一緡計一千值銀一兩唐鹽利四十萬緡劉晏爲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以絹代錢者每緡銀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其日每貫者八百五十文爲一貫今大明律與之迥異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櫻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俱三年撥人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



油止一百五十斤。聖祖豈虛設爲此無益之費，有濇意焉。亦寓兵於農之意也。

司牲所

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



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  
蝟五箇日支豬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  
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  
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豬肉并皮  
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  
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隻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  
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鴿子房日支  
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  
年計之共用豬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



肝三百六十副菜豆穀粟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減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二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內馬監蓄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蓋備聖

上不時出入之用考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鞭轡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國初不得不如此

景泰初出御厰馬載砲車今太平已久主上深



轡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國初不得不如此。景泰初出御厩馬載砲車。今太平已久。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類。國家虛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窮乎。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潁墅。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



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  
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  
墻庶人供給八年革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與王之地勞  
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  
備及多料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餘云云  
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大失  
初意矣

流弊日甚似此

鹽政



初意矣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井鑿之五六  
十丈得澹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甚深汲  
甚苦有鐵釘漕釘刮筩吞筩等制纖悉俱備非若  
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鹽課鈔想亦謂私  
鹽之不可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註  
皇上課鈔  
一名蓋  
祖制以天子爲百姓榜樣未知果否  
京官原有食鹽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



於太宰嚴文靖公革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靖年間事然考之弘治年間始革各衙門食鹽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臺中者見有送到官鹽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滴擇蓮子重者用之滴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滴更薄即蓮沈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滴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

俱沈與此相類



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沈。與此相類。

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舊從車三千乘。歲挽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飛雪二字妙妙。

###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及成化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  
 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  
 絕戶者矣民避糧長之役過于謫戍官府無如之  
 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  
 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真堪流  
 涕糧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  
 乘除而豈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以思矣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

李康惠之疏與  
 文前口均曰之  
 議可重傳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  
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  
借去三十八萬而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  
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  
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  
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果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飯等項茶食果品  
俱係散撮天順年間始用黏砌加添數倍成化初



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奉天殿并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砌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頗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奉天殿并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撮其大善殿漢經等廠大庖厨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斤亦量減



餘斤亦量減

糴販

王大司馬見菴象乾為宣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  
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  
兩羨粟萬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  
皆可行

亦借帑言粟  
然非其人不行

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每各銀萬五千金共得  
息萬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  
此起於撫臣郭青螺備極苦心然其法創於劉宴  
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此言



人之好為刻論  
如此

天啓回魏備用  
事止毒及天下  
甚矣回礦有言  
而不利

郭自行私販冤哉人之昧心如此縉紳不得辭其責

開礦

國初救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秦陵禁止成化年間太監秦文又起此端給事中徐忱和之至皇其說大行徧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筦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積以困民公爲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蠶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把土乃東夷僭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倣而爲之也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并樹藝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占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不種而獲曰穰



荒田開時先種芝蔴一年後種五穀蓋芝蔴能敗  
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蟊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  
然能嚙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粳米多疾涎結滯  
仍取南米食之卽愈然彼處人自食之則不覺蓋  
人與地與穀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直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  
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絲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  
曰澈山看火其聲清澈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  
蠶室煖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  
爲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有至二  
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絲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  
入手卽識用織帽段紫光可鑑其地去余鎮僅七  
里故以名有卽其地載水作絲者亦只如常蓋地



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澢澢而食然後以鷲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矣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

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



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刀，惡其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餒，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離于火而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關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



日而采親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與惡寒熱。大寒則悶而加火。太熱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清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興起。率勸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

不謂僅養蠶  
行術也

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  
幾二十年。歲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焉。

蠶報

湖之畜蠶者多。自栽桑不則。豫租別姓之桑。俗曰  
秒葉。凡蠶一觔。用葉百六十觔。秒者先期約用銀  
四錢。旣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佳  
者用二十日。辛苦收絲。可售銀一兩餘。爲綿爲線。  
矢可糞田。皆資民家切用。此農桑爲國根本。民之  
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  
又販于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縣絕。諺云。僊



人難斷葉價故栽與秒最爲穩當不者謂之看空  
頭蠶有天幸者徃徃趣之余隣家章姓者豫占桑  
價占賤卽膏至百餘觔凡二十年無爽白手厚獲  
生計遂饒鼓樂賽謝以爲常一日賽畢有婦人矮  
而肥白求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醉飽得意  
甚厭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擾則應曰我與汝曾祖  
母有連歲爲汝應卜助生計不啻足矣一齋何有  
而慳至此蒲萄將入門衆恚甚蹴之忽不見且駭  
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蓋祖母  
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



且疑其佛堂忽有聲曾祖母牌已裂爲二蓋祖母  
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煖處護其生俟生翼翔去  
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于此以後十  
吉而畜者其價每每相左初猶得失半後失者居  
多最後價騰十倍棄其蠶于水家亦隨耗矣

蠶母傳

吳匏菴集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  
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蠶蠶然  
也號曰蠶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父  
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



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克下陳執筐莛。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捐吾軀剗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



天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餉之密室旣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禕禮之旣而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採物多矣后怒請帝



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于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于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  
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  
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慙泊泊然自長  
自化人拾而吞者克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  
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慙慙然有頭目嘴微黝  
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隣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  
慙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  
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



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緣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粟。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况久食大官。乘輶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

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



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



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克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  
喧。婉而不嫗。盤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卽好  
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  
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  
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  
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  
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  
于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  
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

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憐母常有此言。



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憐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訾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于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杼。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



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冰綃之筋，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躄蹶，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霧，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纁，祀爲神。世世脩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儻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麥、豆、稷、粟、儻

之弟曰綿，葛、褐、苧、麻，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



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儻

之第曰綿葛。褐苧麻。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衆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蕭曰非。○為。○懂。○香。○祖。○爵。○及。○其。○辟。○削。○春。○何。○穿。○想。○象。○御。○烈。  
 絲。○無。○世。○蕃。○蕪。○香。○道。○亦。○不。○以。○及。○動。○厥。○之。○友。○對。○無。○感。○觀。  
 曰。○同。○對。○之。○轉。○以。○多。○為。○貴。○刺。○刺。○而。○因。○而。○不。○管。○一。○絲。○一。  
 四。○寸。○背。○盤。○月。○野。○外。○海。○出。○人。○獲。○脈。○于。○家。○曰。○信。○合。○之。○轉。  
 之。○策。○曰。○縣。○葛。○斷。○芋。○蕪。○續。○夾。○之。○絲。○正。○千。○百。○其。○對。○婚。○處。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

六



文錄曰：蘇高斷萃，蘇遺次之。蘇正千，蘇其熱，婚處。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

國寶 五則

紅黃玉

舊璽

誥勅 三則

武定勅

賜劄

批勅尾

焚勅

內外制

別撰赦書

頒印 四則

矯刻將印

古印 二則

存問

請封

移封 四則



法中... 金

王官封典

論祭

優卹 五則

謚 十一則

登聞監鼓

奏疏 五則

攻上官 二則

攻大臣

參屬官

發私書

詈人不憾

報恩不受

文官嫉媚

韓裴

王謝 五則

呂霍意見 二則

解怨為德

忘怨憾德

忘怨釋罪

仇怨相遇



解怨爲德

忘怨憾德

忘怨釋罪

仇怨相遇

善謔

三則

奉師友

師弟子禮

門生天子

通家

巢谷袁炎

死不忘友

鵠糧

舊寮執禮

子畏真心

子畏知已

子與好客

公瑕設像

扮虎



公輝輝輝

德凱

辛與味日

辛與秋容

普察輝輝

辛與真必

水不流矣

斷斷

豈寒

巢谷素炎

明與千歸

門坐天午

善新

奉神文苑

亦恐弊我

亦恐醉也

湧幢小品卷之三

木之職五感甲以神散宮之災



湧幢小品卷之三

湖上朱國禎輯

國寶

太祖初卽位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置玉圭一二年製一小玉璽曰奉天執中四年置玉圖記二一日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日厚載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白三青終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日文皇於壬午六月十三



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宝於大慶殿曰皇帝之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以爲奉勅天子之寶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太日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巳巳卽位十九日辛未製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誥命之寶。勅命之寶。終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寶御寶十一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寶。曰勅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則正統巳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



則正統巳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  
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  
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耳今查會典御寶二十  
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  
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  
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  
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  
寶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  
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  
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勅正



萬民之寶蓋丹符用玉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  
新製十一顆發尚寶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  
與史小異亦不能淡考矣

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皇太子盤龍紐  
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皇太子寶一顆豈卽用  
此四字爲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  
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  
溫栗二年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



溫粟二年正月 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

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

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 天地 祖宗為文宣示

遠近百官稱賀大宴于 奉天門頒賞

中宮厚載之寶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

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宮方用玉寶

也 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以 貴妃

孫氏有容德請於 皇太后製金寶 賜之未幾

貴妃有子旋正位 中宮自是 貴妃授寶遂為故



事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今止存

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夷有玉可示戶部

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

詔索之賈胡得及格

者三以進

詔姑畱用價於官用銀內支給大學

士徐階謂不中格乃下部宣諭西夷携巨材以入

當以高價酬之未幾又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畱

用發價銀七千兩給之然終未愜意仍命購白漿

水碧二色玉以進又召戶部尚書高耀諭重價訪

購上品未幾

宮車晏駕

穆宗登極未聞有所



水碧二色玉以進又召戶部尚書高燿諭重價訪  
購上品未幾宮車晏駕穆宗登極未聞有所  
製造也

紅黃玉

世宗旣改郊壇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所用玉爵各  
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黃玉送御用監製造戶部多  
方購之不獲但得紅黃礪礪水精等石以進詔暫  
充用仍責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國所用玉大段出  
自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及查節年貢贖唯有漿水  
玉菜玉竝無紅黃二色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宜



行彼處撫臣厚價訪購詔可至十五年陝西撫臣  
上言奉詔求紅黃玉遣人于天方國土魯番撒馬  
兒罕哈密諸夷中購之皆無產者戶部尚書梁材  
以狀聞上曰爾等仍多方訪求并行巡撫諸臣  
設法懸購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於是原任  
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魯番西  
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時自鳴請  
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齎重貨往購之二玉將  
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可



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可

舊璽

弘治十三年陝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獻玉璽一

云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所得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

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為此秦璽復出

也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覆自有秦璽以來歷代

得喪存毀真贋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璽其篆刻

之文既與輟耕錄等書模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螭

宋哲宗元符元年得奉旨至於武陽遂傳後世雅在寶之真贋何足為輕重也



紐又與史傳等書所記文盤五龍螭缺一角及有刻魏隸者不類且又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各不同蓋秦之舊璽更歷變故亾毀已久今陝西所進與昔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模倣秦璽而刻之者竊惟璽之爲用以識文書防詐僞非以爲寶玩也自秦始皇得藍田玉刻爲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轉相因襲巧爭力取意謂得此璽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則歉然愧耻以爲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璽爲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爲刻造務以欺人

一或得之輒譁然以爲秦璽君臣色喜交慶徧祀



以璽爲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爲刻造，務以欺人。一或得之，輒譁然以爲秦璽。君臣色喜，交慶徧祀，以誇示天下。貽笑取譏，千載一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睿鑒，高出千古，不師前代之刻製，爲一代之璽。文必有義，隨事而施，真足以爲聖子神孫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者矣。列聖相承，率由祖訓，百餘年來，別無古璽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聖躬萬福，宗社奠安，正無俟璽而得天之眷，有足徵者。今此璽出於陝地，乃遂以爲天錫聖符，交獻諭悅。



蓋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內府以備展玩以彰  
聖德以正人心臣等不勝至願 上從之仍命薄賞  
志學等白銀五兩

誥勅

國朝文臣誥勅窮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襄張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  
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壘志皆  
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進封日月與子女各銘語  
寥寥結曰竝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乎有志者間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



寥寥結曰竝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乎有志者間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  
失于濫由後言之失于隘此亦聖朝一偏重事  
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勅成化二十三年奉旨照奏准年月填  
寫

總督兵部尚書王鑑川崇古以金書誥軸用寶給  
事中張楚城劾之改正舊規惟鐵券填金餘皆用  
墨

武定勅



武定克舉之亂實有司剝削激之使變考洪武十六年高皇帝武定勅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怠嗟乎以今日克舉之變觀之高皇帝何神智

真超千古也



息嗟乎以今日克舉之變觀之 高皇帝何神智

真超千古也

賜劄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劄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云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地四十頃劄至今寶之傳爲勅以後則勅賜紛紛無之非是矣

批勅尾



李藩字叔翰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  
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後拜平  
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鐔賄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  
書曰鐔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  
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  
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  
可止竟得寢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容  
亦明主哉

### 焚勅

宰相焚勅已是難事乃何益爲益昌令焚征茶詔



宰相焚勅已是難事乃何益爲益昌令焚征茶詔書尤爲奇特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爲能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時事惜史臣忽略觀察使軼其名何軼其地真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他官帶者爲外制我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是有內制無外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豈遂以官之內外分耶



別撰赦書

鄭首字晉信福清人少年強記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溫公通鑑有鬻于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遣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效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爲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酸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  
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  
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  
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  
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  
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印惟征虜大將軍爲最重洪武中魏衛涼三公佩



之出塞破虜常李馮諸公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  
軍卽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臚胸河  
失之河畔時時紅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風雷  
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福與諸將能爲神抑印  
之靈光所淳發耶其敗卒沒虜中者 文皇出塞  
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 上掘得之  
四周皆成龍紋 上見且愠且喜藏內庫洪熙元  
年方補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  
出口外巡邊陽武侯薛錄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

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



山口外巡邊陽武侯薛錄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  
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  
鼓纛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佩平  
虜印屢發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空掛  
於佛燈前衆駭異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  
厲磚皆碎鸞生時其母夢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斬  
首裂其屍及是縱恣不法未幾病命成國公朱希  
忠入臥內收其印鸞悸卽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  
謀剖棺剖屍如所夢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勒內閣寫勅大學士蔣冕



至以死捍卒別取勅行之有勅必有印蔣所執曰  
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  
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  
入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矯刻將印

慈谿張公楷以僉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  
用招降檄檄無聚印信不聽遂矯刻征南將軍印  
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亡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



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亾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  
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  
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牆垣下有甄池內  
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  
局官辨驗有識典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  
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興  
定又元末僞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



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僭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造之偽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塵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臯太宰為司寇時得古銅印一紐板紐有稜稜下有池

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于閻伯仁閻得之邠人闢地者曰

廷美之章與松臯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

為卷而夏貴洲題曰神錫金符此事往往有之聞

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遇時得一印正與

名同遂聯捷入中祕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

數也

*此必是宋車奉  
王冕是政名廷美  
或者其當時物未  
知*



名同遂聯捷入中祕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數也

### 存問

存問大臣是 國家盛事邦家極榮有司官宜肅  
恭將事以侈 君寵近見使者至城外僅主家周  
旋有司漫不經心亦不出見行賓主禮比迎詔時  
一切儀仗俱備老臣與使臣盛服控馬趣請所司  
偃蹇不至有經半日者是何心腸又辛丑年間中  
書存問一南大司馬至驛惡其不整捶隸人所司  
聞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



了事而去真所謂委君命草莽是誰之過與莫謂  
閒散事以爲無傷也

### 請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璽年及八十  
陳情乞封允之未幾詹事董岷以父復先任雲南  
知府年八十三母婁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  
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特恩者雲南公知縣御  
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彊燈下能細書一日晨起拜  
家廟瞑坐而卒

### 移封



家廟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 國朝僅大學士楊士琦  
奇少保朱衡與太宰張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  
尤爲異數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於 世廟年間修撰諸大綬

外官起於 神廟年間長垣縣知縣劉學曾劉恂

恂篤雅堅正人與余善爲僉都御史撫保定卒

行人司一署皆進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  
品父在可貶封沒者不與余同年友王吉士爲行



人丁父憂歎日存沒一也。朝廷豈有靳焉特未  
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務助教等以  
爲請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稱孺人此真錫  
類之仁也王姿貌魁偉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  
太常少卿

異塗移封起於世廟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  
巡檢魏烱至穆廟爲例萬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  
及存者爲王官已自可憐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  
及存者爲王官已自可憐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  
也

### 諭祭

諭祭有遣本縣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軾其前  
三祭又皆叅政

### 優卹

大臣歸家加輿隸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孫清簡  
需止加三人子姪欲請縣官補其一公不可日上  
已賜矣又煩有司耶近見杭州蘇州卽庶僚在家



亦有出入輿隸四人暇則守門擔柴水如家僕然  
此不知起于何時我湖獨無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  
曰元亨者官永興助教余謂此事可法如宋之岳  
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于本縣增一廩生優之  
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雖然以穎國之元功  
大烈絕世且不繼而況議及前朝乎故 國朝法  
至備而恩至薄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誣歸家貧鬻  
書自給有司援天順例 詔歲給米五石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誣歸家貧鬻書自給有司援天順例詔歲給米五石

楊照爲遼東總兵與戶部郎何東序巡撫侯汝諒先後互相訐奏回衛久之還鎮感憤戰歿無子有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之誥聞于朝月各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蕭亮新喻人以廩生討孽林有功後戰歿都御史陳金遣官祭之上功詔賜絹二疋鈔六百貫錄其子長孺爲臬司吏何賞之輕乃爾蕭當贈官并廩其子可也



忠孝二字不竝諡蓋許國養親不兩立此顏真卿之議也

宋黃勉夫謂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三人單諡正者無之然其後有程正公

韓忠彥卒請諡王居正謂公在熙寧時闢王氏坐講之說有功名教宜諡曰文禮韓氏子以故事未有以禮爲諡求易不從

補諡惟穆廟初最多錄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單及亦傷于太濫矣



補謚惟穆廟初最多錄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覃及亦傷于太濫矣

陳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贈禮部侍郎謚文定誥  
云學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歷五朝抗權貴而彌  
勁司成淹六考植模範以稱尊誠一代之儒宗篤  
行之君子

郭明龍在禮部銳然欲奪謚改謚議不克行而一  
時大嚷有其素亢直對郭大言曰宋高宗時秦檜  
加盡美之謚當時何嘗奪今日何嘗稱公欲以此  
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長揖而去郭惘然



曰不做也罷

日記載陳文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下  
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衆論鄙文特改例謚之  
曰莊靖此說非也謚以易名陳謚文是用其名也  
王文謚毅愍林文謚襄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謚  
文恭林文俊謚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  
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毅卒而賜謚閣本禮部本及  
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毅余嘗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



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毅余嘗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  
不獨票簽爲然葉葉中間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  
若孫必無悞可見諸書皆謬其文亦簡質所作自  
諸體外其贈章都曲藝卑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  
富貴人酬應之篇卽此可見其爲人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廿九人皆從百年上下採公  
論甚確淵得六人我湖獨居其二爲大理卿陳公  
恪少司馬吾師許公孚遠此真盛事

余年友吳繼疎仁度疎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

高文懿相葉信  
有可稱



重望法應得謚繼疎畢一生精神命脈皆萃於此

余丁酉至京卽來共謀愆余單疏 題請肯繼疎

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媚吏部二字疑我

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

羅龍臯棟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

與焉羅又益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真生

平得意事

其年許師尚無恙

許師開府閩中閩士夫多借商稅爲蠹師盡革之

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謫戍入閩雅稱同志日

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謫大興李九



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謫戍入閩雅稱同志日  
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謫大興李九  
我閣學非私稅者却循聲一口牢不可破惟葉臺  
山少師雅所契慕癸卯師沒葉以南少宰考滿入  
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囑之嘗李爲少宗伯  
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爲者余戲曰他日  
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  
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  
所以相許師也

登聞監鼓



登聞鼓院宋顥設官爲監 國朝以給事中錦衣  
衛各一員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  
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無能窮究  
其實者卽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陳言時事四曰辨邪正推舉在  
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揮許  
寧謂其廉能驍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  
善守成法儼然與吏書王恕王竑李秉竑卓矣卓

矣



善守成法儼然與吏書王恕王竑李秉竝卓矣卓  
矣

林見素在家劉瑾薦起撫四川具本奏彈曰宜以  
知己爲報然不忍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救草疏  
與御史陳茂烈議無可托寫本又無可托賫進相  
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續前稿令教諭范府瞻  
淨奏上而瑾已擒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  
萬曆庚子余典閩試策問人才以公爲首督學沈  
泰垣爲朔顓祀

嘉靖初以抄沒錢寧等房屋給皇親邵茂等此細



事乃工部議量畱言官余瓚等又以疏爭如何動  
得聖主

汪鉉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羅增者南城縣人  
爲族人所誣其子鈇詣登聞院七上章皆格不行  
又再詣闕泣不絕聲汪憫之爲奏聞釋之事始終  
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終養鈇之篤孝不必言而其  
時當事者皆何如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滎陽成臯之軍是實乃近日  
一計臣上疏曰蕭何轉餉韓彭因以成功韓彭用  
兵何地而蕭得以粟濟之耶



一計臣上疏曰蕭何以粟濟之耶  
兵何地而蕭得以粟濟之耶

### 攻上官

胡夢豸不知何許人舉人司教萬曆初年奏爲條  
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臥碑以正士風事下  
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  
寧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冲煩之地乞  
用甲科胡復奏爲庸邪大臣悖違祖制蔽塞賢路  
事潘自陳部覆奪夢豸官

千戶鄭一麟奏撫按孫鑛等遲玩乃萬曆丙申年



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  
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畱旣陽爲必去之  
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爲復畱之勢以駭制羣情諂  
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  
語極嘔心而元氣已斲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  
可知矣

叅屬官

有按臣叅一屬官云一月已盲未盲者兼爲阿堵



叅屬官

有按臣叅一屬官云一月已盲未盲者兼爲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發私書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書給事中李某李發其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瀆君父之聽卽瀆聽亦不過尋常摧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繫而票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



察去官

詈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言李百藥曰子翼詈人人多不憾

報恩不受

張弼脫李大亮之死後大亮貴求弼不得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爲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

之行誼更存丙吉上蓋吉口爲大臣且君臣之間誼



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爲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  
之行誼更存丙吉上蓋吉爲大臣且君臣之間誼  
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遇  
而不言旣遇而不任受聖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媚

郭子儀困於程元振魚朝恩猶曰宦官可言也至  
李晟困於張延賞延賞文臣爲宰相而嫉媚大功  
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性故爲此儉計真可恨可  
殺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報也晟祀于武成  
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爲湯殆



延賞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晟許奏失大體余謂此  
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薦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  
而不能奪故事初詣省視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  
上壓甬道而坐坦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  
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愕以爲  
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坦性清儉子娶楊收  
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汙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



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汙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  
固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  
坦後拜相從子贄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  
檢而睨帷薄以問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中大臣  
坦從子內雍友合疎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  
度殆此致謗帝爲釋然偓真長者遇他人坦難乎  
免矣偓又解陸扈之阨

王謝

江左之晉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



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人堅最爲上功在位者亦  
不聞王氏一人豈天之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  
有褊心阻抑不相容邪如謝安與王愉翁婿成仇  
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呂仲木往賀以不識面辭  
既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永嘉清而狠  
歿後家中有擾攘事聞於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約  
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書責其阿私黨姦且望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



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書責其阿私黨姦且望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  
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智馬西  
玄爲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橫其鄉侵田宅無數事  
或有之宜其後之不振

渭涯生而重瞳旣病或言當考命書者公言志定  
卽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遠曰死斯已矣尚  
惜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璵候問王曰尚可藥  
但曾辱吾家奪吾第監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乃  
止旣革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次日卒矣嘉



靖庚子順天試其子若館賓不得與欲上疏摘錄  
文及卷之疵謬并中者納賄事門人李中麓力止  
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  
在一時安知本省無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  
子與瑕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  
然則陳循王文又何恠焉是年順天典試者爲童  
承敘李學詩吁亦危矣

解怨爲德

我湖張莊僖公永明掌臺篆爲給事中魏時亮所

劾請致仕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某



我湖張莊僖公永明掌臺篆爲給事中魏時亮所  
劾請致仕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某  
托公求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旣去衆知  
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  
席莊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郟魏聞之引  
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爲恨今乃  
得補過遂薦入臺蓋君子人相處解怨爲德如此  
魏長身諤諤余初第猶及見之後官至尚書  
莊僖爲蕪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蕪湖後父  
子並祀于縣



忘怨感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爲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畱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祥爲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以爲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景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景  
無賴繫之詎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  
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  
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  
行賄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爲刑部  
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  
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  
以女妻其子誠敦朴人以壽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爲上其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  
然相值者尤爲不幸當求善處之策歛汪雅堂公  
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陞刑部主事罷  
歸凡二十餘年余辛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  
中惟汪雅堂好客盍往拜之相見恂恂公築小園  
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蓋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  
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爲劉尉所構  
太守徐攝之公方爲諸生蒲伏請罪徐不爲禮竟  
逐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較兩人中疑厚爲備



逐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較兩人中疑厚爲備  
徐入覲敗官疑出於公訐之俱罷豈非冤對不能  
避者乎要之選時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  
汪入庚午棘圍收馮具區先生旣沒馮爲墓誌云  
雖耀俗眸終虧遠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善謔

具區與賀伯闇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  
馮旣貴賀尚滯諸生馮善謔賀矜莊自律相會馮  
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謔賀無如之何至



拂衣去且怒且罵馮只笑謔致書曰果不出吾計  
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日兩公心事  
真如青天白日區具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  
遠矣

具區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臥寤而汗如沐  
日方鼾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  
厨外錯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  
正如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  
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

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



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

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  
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砌峻整、  
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  
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  
夢之九年、新春正、噉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  
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爲城隍神、呵殿出門、而  
郭明龍五歲時、目忽盲、夢神人扶之、復明、舟火燎  
鬚、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捨舟登陸、墮水滅頂、  
若有木踐而升、渡江風作舟側、且覆、亟泊蘆洲、露



沙門小品 卷之三 二十九  
宿終夜猶吟詩不廢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  
事事歷歷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  
代如期而卒

其區不甚教子每歎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多費  
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癡人也築精舍于孤山日得  
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  
能飲惟佳茗清香與衲子爲伍亦逍遙地行仙也  
評者曰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奉師友

黃魯直居涪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



奉師友

黃魯直居涪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  
子曰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捐百千奉  
其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義齋以教  
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  
履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  
魯固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唐太宗微時嘗從受業後  
卽位召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  
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  
王天下計臣之功勝于先聖帝爲之笑此真所謂  
門生天子也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方問  
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  
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  
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  
春秋也宰相張鎰卽其後



春秋也宰相張鑑卽其後

通家

陸務觀云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徒步省二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垂名後百六十年有袁炎炎嘗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往從之有力阻者歎曰豈可使巢谷專美于前哉潛亦爲立傳

死不忘友



沙中八品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賈餗與沈傅師善餗拜相傅師前死常夢云君可  
休矣餗寤祭諸寢復夢日事已然叵奈何餗以李  
訓謀覆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傅師者死不忘友  
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樂谷 鵠糧

張司令元時人亾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  
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爲師  
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  
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卽應

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卽應  
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鐵崖撫掌笑曰效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鵠糧鐵崖素愛鵠不能卻隨  
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舊寮執禮

況鍾守蘇州與吳江叅政平思忠有禮部舊寮之  
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  
欲使見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思忠居  
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子畏真心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  
伏乃心服也項它七歲為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  
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  
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  
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徼徼為異亦使  
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手度徵仲不可辭也  
袁郎中歎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已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

汝家認子  
少夫子九歲于  
弟子中晁長  
此云長孔子十  
歲似為百疑  
後之心道情  
右若



子畏知已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錄太守新蔡曹鳳薦之得隸名末曹初因文溫州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犀之魚不久將化去蓋子畏知已第一人

子與好客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



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  
傳示爲重

公瑕設像

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爲文徵仲獎賞感  
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穉登相  
左見卽避去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  
第之子長康亦夭無子以甥邵姓者爲嗣亦不克  
終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窻友也程先中甲科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窻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賊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

量狹  
程不自慚記



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日昔日銜竿不採揪今朝獲  
 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箇羞程  
 遂解印步行以歸

善臣藉章二天等語讀夢  
 臨難與繼亦又無去想續前來舞舞舞或舞或舞  
 益不細疑財新漢中二鬼劍蓋直懸公神舞以事  
 入不與昧良漢八吉了幾文卦回留費亦不與五  
 對海則今漢貧其貧幾請之至四大大出新除禁漸  
 晰晰五坐一披對一披漢回意文也舞去中甲林

易經  
 卷之三十一



賦賦立坐一披豨一披獲同意文也豨去中甲林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containing faint characters and numbers.









書名	湧幢小品		
冊數	12	版別	紙
議價	45.00	年	月 日
編號	字第40589號		

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印製







調